



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申城处处有美景。某日,我外出散步与一位老先生相遇,虽不相识,依然微笑让路。老先生对我凝视片刻,大笑:“我认识你——‘小皮匠’!”我心头一热,老先生记性真好,时隔多年,还能认出曾在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扮演小皮匠的我,顿时幸福感满满,马上补充:“以前演好人皮匠,现在演坏人流氓。”

老先生反应极快:“噢,复排《七十二家房客》,你扮演流氓棍棒?是好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滑稽戏就是这样有趣,哈哈……”

岁月如歌,师恩难忘。1978年秋天,杨华生、笑嘻嘻两位大家星驾寒舍,邀请我参演《七十二家房客》,并亲口许诺:“现在滑稽戏演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我们看好你,一起负责教你演戏。”

深受感动的我兴冲冲地去剧组报到,想不到眼前的条件相当艰苦。尽管如此,但老一辈艺术家热爱艺术,渴望舞台,提携后辈的真心却深深打动了

我。开排第一天不是排戏,而是开会,老师们把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荣辱得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聆听之下,真令我感叹良多,时而摇头叹息,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惊不已,时而涕泪交流,直至日落西山,倦鸟归巢。回家后,我一丝不苟地记下学艺笔记。多年后,当我再次翻看这本早已泛黄的手册,真是别有韵味在心头。

笑嘻嘻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这部戏的由来,1958年,大公滑稽剧团(人民滑稽剧团的前身)开展整风,上午学习,下午讨论,晚上

演出,安排紧凑,心情舒畅。某天,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依、沈一乐四人去“孵混堂”(泡澡),不约而同谈起创作规划:能否把传统独脚戏《七十二家房客》编写成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1958年3月完成

## 一部滑稽戏,几代传承情

王汝刚

剧本,不久公演,引起热议,一方面,该剧滑稽有趣,讽刺意味强烈,社会反响不错,同时对于一些噱头与剧情,也有不同看法。时任文化部领导周扬同志观看后,给予肯定,并指示出版剧本,推广全国。说到这里,笑嘻嘻老师感慨良多:“真没想到,孵混堂‘孵’出一本好戏。”一炮打响后,全国各地不少剧团都移植演出《七十二家房客》。杨华生老师特别谈到时任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亲自找上门来,开诚布公:“我们准备拍摄粤语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希望能在东南亚及港澳地区放映,还请大力支持……”杨华生等人听罢异口同声:“一定支持,至于稿酬……不用了,体现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嘛……”粤语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问世后,影响久远。说起这段往事,晚年的杨华生老师笑称:“王为一一口苏州话,噱头势交关(非常好)……”

实践证明,这次艺术讲课效果显著,大家为了恢复排演该剧,可谓铆足了劲。1978年初冬,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在南市工人俱乐部复演成功,一票难求。传说“二张戏票换一间亭子间(廉租房)”,并非空穴来风。

2002年2月,由影视演员与滑稽演员共同主演的明星版《七十二家房客》在上海大剧院公演,这也是滑稽戏首次登上大剧院的舞台,令人振奋。杨华生、笑嘻嘻、绿杨老师不顾年迈,亲自担任表演指导,票房红火,加场加座。同年5月,上海人民滑稽剧

团推出的“传承版”《七十二家房客》在天蟾逸夫舞台亮相,剧中人物全部由本团演员担任,真正完成该剧从“首演版”“复排版”向“传承版”的顺利交接,直至今日,依旧常演不衰,足见经典艺术的魅力。2006年11月,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应邀赴日本巡回演出,在日本一流剧院上演海派文化经典,可谓创举。难得的是,台下半数观众都是日本人,却依旧被喜剧效果感染,笑声不断。剧团载誉而归获得嘉奖。杨华生、绿杨等老一辈艺术家当众宣布:“从今往后,这幢房子归你们‘房二代’收租金了。”

近期,国家文旅部下达文件,要求人民滑稽剧团完成经典剧目《七十二家房客》(1958年版)的传承演出。对此我深受鼓舞,大力支持,努力完成。在排练厅中,一半以上角色都换成了新一代年轻人,老中青三代滑稽人一起,坚持“还原本色,传承特色”,力求经典艺术在新时期的舞台上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完成滑稽戏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使命。

一部滑稽戏,几代传承情。感恩时代,感恩前辈,更期待新一代喜剧人不忘初心,脱颖而出,通过对经典剧目的精心传承,给今天美好的生活带来更多笑声。

这是一个序跋文的集子。以前曾经以《走进文学的深处》为名印行过一次。这次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做了些调整。书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了,应该重新写个前言之类,但是又觉得在原有的之外没有多少话可以说。于是想出个折衷的法子,原来的前言不保留了,改一改借来在这里用。我是个懒散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也不高,所以对出书的事情素来不很热心。此书之问世,前一次是由于老朋友梁由之的督促,这一次是因为多年前的学生梁光玉主事团结出版社,要了这部稿子。这算是“结下梁子”了。

如果简单分类来说,这本新书《书中人世》里面首先有一类是应出版社之约,为学术界前辈的名著所写的介绍与评议。鲁迅、胡适、吴梅、钱穆、施蛰存、刘大杰、陈子展、冯至、李泽厚,还有我敬爱的老师朱东润先生,这些名字光彩烨烨。他们的著作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深重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争议和问题。我用很认真但并非惶恐仰望的态度来说这些话,来龙去脉,力求清楚,是非得失,力求中肯,希望对年轻的朋友有所帮助。

在这些前辈中,我跟朱东润先生读过书,受到过陈子展先生的指导,跟施蛰存、刘大杰先生有一面或数面之缘。李泽厚先生因为对我在《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中写到他的文字很有感触,主动打电话跟我联系。当时我说了有机会就去看望他,也是因为懒散,成了空话。想起跟这些先生的交往,哪怕点点滴滴,都很珍贵。尤其记得



石榴红了 (剪纸) 奚小琴 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人们在分别时伤心落泪,这不仅是对难以逾越的地理空间距离的恐惧,更是对再次相遇概率几近于零的绝望预感。甚至有学者专门进行了考证,说“送别必泣,昉自晋世”(钱锺书《管锥编》),也就是说临别落泪在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种礼仪。“悲莫悲兮生别离”“送君南浦,伤如之何”都是诗人笔下常见的离情,但是,王勃于公元669年写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时,还不满20岁,年少才高,颇为沛王所重,满怀着在仕途青云直上的希望。离别时一般都是别泪涟涟的,而王勃却用“海内”“天涯”这样开朗壮阔的诗行,把绵绵惜别之情抛开,仿佛是送别朋友走向希望的明天一样,充满了乐观积极的情调,短暂的别离和美好的希望相比、和壮阔的人生抱负相比,

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啊,哪里值得涕泪沾襟呢?全诗雄健奔放,襟怀宽广,视野开阔,一洗以往送别诗哀婉悲离之音,变悲凉为豪放,表现了不平凡的抱负,这种乐观自信、昂扬奋发的情感无疑是作者此间仕途春风得意的心态展露,更是初唐诗歌独具的时代特色。

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开篇就写得气势不凡,有一种开阔博大的气象。这首先与诗中出现的意象有关。此诗却以“城阙”(寓示高)、“风烟”(寓示远)来开篇。“阙”指宫门两侧的高台,台上有楼观;“城阙”,这里借指京城长安。“风烟”指风尘烟雾迷蒙的景象。登高自然可以望远,既有高度的提升,又有广度的推远,这就使人感到一种雄壮的气势。“三秦”是送别之地,“五津”是行人往赴之处,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情感上自然就发生了联系。

“与君离别意”,虽点明诗作的送行惜别之意,但欲吐还吞,如果翻译出来就是“跟您离别的意绪啊……”究竟是怎样

##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二十五

张 静

织着多种意绪?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却立刻改口,做了转折,转换口气,用“同是宦游人”一句加以宽解,意思是:我与你同样远离故土,宦游他乡;这次离别,只不过是客中之别,又何必感伤!“同是宦游人”体现了送别双方的两个联结纽带:一是情感的一致(与君离别意);二是处境的一致(同是宦游人),这就将自己与杜少府的心贴近了,也将远隔千里的距离缩短了。

王勃对于大多数人“在歧路”时会“儿女共沾巾”的举动,居然如此想得开,用一个“无

## 《书中人世》

——写在前面

骆玉明

我的第一本小书,跟贺圣遂合作的《徐文长评传》出版,我恭恭敬敬写上“朱师训正”四字,拿给朱东润先生,先生欢喜得满脸的笑,说:“你以后写了书都要拿过来给我的噢!”一晃差不多四十年了。

第二类是为朋友的书所作的序。这里面有好几位本来是我的学生,将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专著来出版。但毕业了,我都视为朋友——古人所谓“分庭抗礼”。这些序文回头读起来有很多感情上的牵连。学生的论文,导师参与程度视情形不同而有深浅,但总是相伴而行,共同经历一个忧喜交杂的过程。汪涌豪、陈广宏有一本关于游侠的书我也写过序,没有找到,当然也未曾费力去找。两位现在都名头不小,算是“功成名就”?不过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们读本科时的样子,真是少年才俊,风流倜傥。而尤其让我慨然长叹的,是重读为胡益民两本书写的序。益民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始终是农家子弟的气息,极淳朴,极用功,在学界卓有声誉。我跟益民来往不多,但自觉交情匪浅,所以让他让我写序我坦然应之。但数年前益民去世,我竟一无所知。益民自嘲“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在一篇序中我谓益民:天地渺茫,一身漂泊,得饭吃得读书之乐可也,毋计多少。如今只能说给自己听了。

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忙碌且忙碌,是的,我想不出别的词汇来形容我的生活。举个例子,两个孩子都要上兴趣班,每件事上都想亲力亲为的我,会想着如何安排好时间,做好高效率的陪伴。但看起来如

刘 诺

我走过了初为人母的束手无策,我的儿子陪

我走过了初为人母的束手无策,我的儿子陪

为”就全部否定了,写得旷达豪爽,为黯然伤魂的送别诗开拓出富于时代精神的新境界。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曾经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也就是说作诗最大的忌讳就是熟门熟路地去写。既然普通人都是“在歧路”之际会“儿女共沾巾”,王勃独特的个性,使他不免出格一下,故作壮语,一扫送别诗“流泪”“伤感”的积习,一反离愁别恨的常调,表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之限制与空间之阻隔,应是永恒的,也是无所不在的,这里所抒发的情感乐观豁达、刚健积极、充满雄心壮志,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即四海之内。“比”有紧靠、挨着、相近的意思,古代五家相连为“比”,“比邻”就是近邻。意思是说只要彼此了解、心意相通,那么即使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远隔万水千山,而情感交流,不就如比邻一样近吗?其实将“海内”之极大与“知己”之极小,“天涯”

再有一类是为自己的书所写的序。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就本性而言,我只喜欢读书而不喜欢写书。但总还是不停在写,因为人总是身不由己。这里有缘分的缘故,亦有稻粱谋。我于读书本是随兴,无甚规矩,讲课时或漫衍无边,往而不返,所以写东西自然也是驳杂。不止一次,有做出版的朋友说要收罗我写的所有的书,印成文集系列,使我大为吃惊。不过,有人喜欢我写的文字,这个我是知道的。把这些序印在一起,也算是向这样的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上海的曹可凡找我做访谈节目,我说我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就是读书没有目的。

小时家贫,衣食为难,无所娱乐,但幸好上海这地方不难找到书。那时只有旧书店允许在店堂里读书,大概从小学四年级到“文革”爆发的三四年间,我读遍了上海所有的旧书店。借到书,为了逃脱家务、避免被大人指责,常常是躲在自己家与邻居之间窄小得只容孩童身軀的夹缝里读。在这样的夹缝里,我读雨果,读巴尔扎克,想象巴黎的塞纳河、圣母院、拉丁区,心思飘摇到很远。就是到后来,我还是喜欢在深夜里一个人读书,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鲁迅的《野草》一类。我自己觉得非常能理解庄子《逍遥游》所拟想的场景: 种一棵不中绳墨、一无所用的大树,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其下。



## 读懂深情

张 大 文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夜或八日夜,鲁迅挚爱的“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柔石、白莽等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反动派设在上海龙华的特务机关。

这是传来的消息,时间当是毛估。但是,两年后的此时,鲁迅奋笔疾书,一气呵成长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文末注明写于“二月七——八日”,显然是指一九三三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夜”。你们两年前什么时候牺牲,我便在两年后什么时候写文祭奠。由此足见鲁迅对他们连写文章都要扣准同一时段的深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养 育